

梦影

刘士俊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2 034 9489 7

17.5

85

梦 影

刘士俊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石家庄

内 容 提 要

小说描述发生在某大学家属区的一个凶杀案件。外表美丽、善良而内心残忍的柳莺，为追求个人幸福，插入别人的家，长期鬼混，并杀死自己的女友——情敌。我刑警人员经过十分艰苦、细致的侦破工作，终于将这个巧妙伪装的女凶手捕获归案，使其“金钱+爱情”的美梦化为泡影。

梦 影

刘士俊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南宮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.125印张 132,000字 印数：1—47,006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：10286·264 定价：0.90元

目 次

- 一、陈雪与柳莺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血溅水仙花……………(11)
- 三、揪心的哭声……………(20)
- 四、深查细访……………(29)
- 五、预审刘江……………(40)
- 六、柳暗花明……………(51)
- 七、陈雪的隐私……………(63)
- 八、梳五号头的女人……………(72)
- 九、巧换手珠……………(83)
- 十、陶兰讲的故事……………(92)
- 十一、重大案情……………(101)
- 十二、何队长的分析……………(111)
- 十三、沉醉柳色……………(119)
- 十四、沙滩奇闻……………(129)
- 十五、凶残的恶念……………(136)
- 十六、善恶之间……………(144)
- 十七、柳莺的梦景……………(152)
- 十八、小花圈与红请帖……………(162)
- 十九、一颗皮鞋钉……………(171)
- 二十、铁证如山……………(178)
- 二十一、女凶手的自白……………(188)

一、陈雪与柳莺

刚一到下班时间，小伙子马勇便跑出办公室，蹬上明晃晃的轻便飞鸽车，穿过两条小巷，绕过高耸入云的灯塔，在望不到尽头的中原大路上，迎着火红的晚霞，哼着流行歌曲，不停地摇响着车铃，向位于省城西侧的梅山大学家属区五号院飞奔着。

下午，马勇一走进刑警大队的值班室，电话铃便象欢迎他似的响了起来。他以为又是报案者的电话，上前拿起耳机一听，里边却响起他表嫂陈雪的声音。陈雪告诉马勇，她的女友柳莺给他介绍个对象，让他下班后到陈雪家里去，柳莺要把女方的情况先给他介绍一下。

马勇来到中原大路西端，往南拐进大学路不久，那峻峭挺拔、彩云缠腰、山尖系着蓝天的梅山峰，已经呈现在他的眼前了。梅山大学背靠梅山峰，面临梅香河，掩映在青松翠柏之中，校院与家属区一河之隔。马勇的表哥林杰在梅大图书馆当馆长，表嫂在晚报社当副刊编辑，他们住在家属区五号院小红楼上。

马勇沿着梅香河林荫道走了一阵，翻过梅大门前的五孔桥，很快就来到五号院那座小红楼跟前。他的视线一下子被表嫂的窗台上那盆水仙花吸住了，哟！叶儿是那样的葱绿，花儿又是那样的洁白。突然，从花盆下露出个小脑袋，两个小羊角辫上打着花结，一只小手举出个白茶缸往花盆里

浇着水。马勇高兴地向小姑娘喊道：

“小灵灵，小灵灵！”

灵灵往楼下一看，喊着：“叔叔、叔叔！”便往楼下跑来，双手抱住马勇的一只胳膊，亲热地说着：

“叔叔好！叔叔好！”

马勇勾下脑袋，在灵灵的脸蛋上亲了一下，说了声：“抱紧！”伸直胳膊猛一用劲，灵灵脚就离开了地面，挂在他的胳膊上打起秋千来。小伙子的身子只转了两圈，小灵灵便喊叫着求饶。

在楼下住着的赵大妈，听见灵灵的喊叫声，扭动着胖身子，神色紧张地跑出门来一看，笑吟吟地和马勇打了个招呼，又进屋忙活去了。

马勇跟着灵灵来到她家门口，听见从小厨房里传出“嘭嘭”的切菜声。他们俩刚刚走进小会客室里，切菜的声音不响了，随着一串“格格”的笑声，从会客室门口伸进来一张俊俏的瓜子脸。两道弯弯的柳叶眉下，闪动着一双黑亮黑亮的大眼睛。一头波浪式黑发，垂在枫叶色的紧身毛衣上，下边束着淡蓝色围裙，杨柳细腰，体形苗条、轻盈、健美。她，这位年轻漂亮的女人，就是陈雪的女友柳莺。

马勇听见笑声，刚刚转过身来，柳莺已经飘然而至，用围裙擦着一双秀手，向他轻轻一笑，十分亲昵地说：

“勇弟，别客气，坐下嘛。”

她说着，转眼之间端来一盘水果糖，轻轻地放到茶几上，又倒上一杯热水，放进两勺白糖一搅，双手捧给马勇，柔和地说：

“你表嫂又是被急稿缠住了，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哪，

我就先做起饭来。”

马勇用感激的目光，望着这位为自己牵红线的热心肠人，说：

“谢谢莺姐，你为别人想得真周到啊！”

柳莺轻轻摇头，莞尔一笑说：“看勇弟说的，近人哪能说远话呢！小灵灵，先和叔叔在这儿玩着，好吗？”说着弯下腰，捧着灵灵的小圆脸摇了摇，又起身向马勇点点头，转身而去。

马勇望着柳莺的情影，心头涌起一股敬佩之情。想着，她对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熟悉，又是那样的随便自然，象是这个家庭的主妇一样。心里说：“她真不愧为表嫂的知心好友哟！”

这时，灵灵把一块巧克力送进马勇的嘴里，马勇吃着糖问灵灵：“你爸爸呢？”

灵灵那圆苹果脸笑成了花朵，歪着小脑袋，拍着小手回答：“爸爸去上海给我买小钢琴啦！”她又向马勇诡秘地一笑，问道：

“叔叔，妈妈和姨妈让你来干什么呀？”

他故意摇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“你骗人！”

他笑而不语，还是摇着脑袋。

灵灵很快把小嘴贴在他的耳朵上，悄声悄气地说：

“给你说媳妇哪！”

马勇一听，禁不住一阵哈哈大笑。小灵灵也大笑起来，笑得糖水顺着小嘴角往外流。

陈雪手里端着一盆花儿走进了会客室，小灵灵蹦跳着迎上前去，从妈妈手里接过盆花，眼睛看着数也数不完的小花朵儿，嘴里一个劲儿说着：

“妈，这花真好看！是给我买的吧？”

陈雪微笑着，向女儿说：“先放到窗台上，妈再告诉你。”说着，手轻轻地推了灵灵一下，又对上前来打招呼的表弟说，“勇弟，来看看，你喜欢不喜欢这两盆花？”

马勇跟表嫂来到窗前，陈雪先指着那盆水仙花，慢声慢语地问道：“这盆花好看不？”

马勇看了一会儿，若有所思地称赞道：

“好看哪！花白如雪，叶绿似葱，清素淡雅。”

文静的陈雪一听，轻轻地一笑说：

“你莺姐知道我喜欢清素淡雅，特意送给我这盆水仙花。”

“见花如见人。莺姐太了解嫂嫂的性格了！”马勇颇有感触地说着。

陈雪微微点头，又让马勇观赏她刚端回来的那盆花。这时，歪着头看花的小灵灵，却不言不语地走开了。

马勇过去没见过这种花，感到很新奇。他一连看了几遍，才问表嫂：“这叫什么花？”

“缙草花。”陈雪静静地笑着说，“怎么样，比水仙花更好看吧？”

马勇没有回答，又仔细地看起花来。柳莺跟着灵灵如同大小两只燕子飞来，她和陈雪相视一笑，一双黑亮的眼睛盯住了这盆新花，只见一簇淡淡绿叶覆盖着姜黄色花盆，齐刷刷的叶顶上，伸出十多条又细又直的柳绿花梗，每条梗上都

开着三、四蓬小花朵，乳白花蒂，桃红花瓣，蛋黄花蕊。全花红绿黄白四色相映，小巧玲珑，艳丽多姿。她看着看着，神色大喜，欢跳着两道又黑又弯的细眉，向陈雪笑得露出一排小白牙，赞不绝口地说：

“雪姐姐，我真敬佩你的眼力。这盆花越看越耐看，百看不厌哪！”

陈雪先笑着白了柳莺一眼，又把视线转向马勇，含有示意地说：

“这盆缨草花，我是要送人的。但不知送给谁最合适？”

“送给我！妈妈，送给我好吗？”灵灵第一个向妈妈恳求着。

“嗨，还是雪姐虑事周到哟！”柳莺象是猛然想起了什么，“你是想把这盆花送给唐小珍的吧？”

陈雪摇了摇头。小灵灵忽闪着大眼睛，赶忙向柳莺问道：

“姨妈，唐小珍是谁呀？”

柳莺笑吟吟地与灵灵耳语，灵灵一听，“格格”地笑出声来。

聪明的马勇，两道黑眉一拧，眼珠子一转，看了一眼花容月貌的柳莺，又把目光落到表嫂的脸上说：

“这缨草花实在是秀丽多姿。嫂嫂，依我之见，这花送给莺姐最合适，那才真是花美人更俊哪！”

从不轻易动声动色的陈雪，听马勇这么一说，伸手端起花盆捧送给柳莺，显出激动的样子说：

“勇弟说出了我的心意。莺妹，快接住呀！还客气什

么？”

柳莺笑盈盈地接过花盆。没等她表示谢意，陈雪就抢着说：

“勇弟，快把这个‘花美人更俊’的镜头拍下来呀！”

陈雪的话音一落，室内又响起一阵笑声。

停了一会，他们围着摆好饭菜的圆桌子坐下之后，马勇本想称赞柳莺几句，可柳莺却先开腔了：

“勇弟，我见识少，手又笨，再好的东西一经我的手呀，也就变得没有味……”

陈雪截住柳莺的话，稳重实诚的圆月型脸上微微一笑，向女友慢声细语地说：

“我说你呀，心越灵，手越巧，就越会说客气话。”

柳莺只是笑着瞟了陈雪一眼，又把热情的目光转向马勇，把筷子指向一盘清炒菠菜，亲昵地说：“勇弟吃呀！说归说，吃归吃嘛。”

马勇顺着筷子所指的菜一看，不禁“哟！”了一声。那盘炒菠菜确实异常别致，看，菠菜的梗叶好端端的，绿绿油油，舒舒展展，如同活着一般。他把菠菜送嘴里品一品，味道果然新奇。于是，他向柳莺连声称赞道：

“好！真好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和吃到这样的炒菠菜哪！”

柳莺的一张俊脸全活跃起来，娇滴滴地笑着说：

“哟——勇弟真是人俊嘴巧，多么会说个暖心话呀，保准唐小珍喜欢你！”

马勇的白净脸儿红了，只是不自然地笑着。

陈雪也凑热闹开起玩笑来：

“看，勇弟一听唐小珍这个名字，脸就红了。莺妹，你就书归正传吧，省得人家心里发急。”

柳莺马上兴致勃勃地介绍起来：

“这姑娘呀，今年二十三岁，比勇弟小两岁吧？她是梅山派出所的模范民警……”

小灵灵插嘴问：“姨妈，你先说说，她长得帅不帅？”一个“帅”字，把他们都逗笑了。

柳莺把唐小珍的全身照片拿出来，在小灵灵眼前一晃，送向马勇说：

“给，你看看姑娘帅不帅？”

马勇不好意思伸手去接。小灵灵却不客气地夺过来，一连看了好几眼，把身子歪倒在一旁的马勇身上，把照片送到他眼前，连声说着：

“叔叔快看，叔叔快看，真帅呀！”

马勇把目光停留在照片上——姑娘朝他浅浅地甜笑着，鹅蛋型的俊秀脸上，两道黑黑的柳叶眉，一双大眼睛蕴藏着一股坚毅的锐气。她那健美的身姿，活象个女运动员，军帽上顶着的国徽，脖子里缀着的红领章，使这位姑娘更显得英姿勃勃。

他们又吃了几口饭，柳莺向马勇嫣然一笑问声：“你看相貌如何？”可她并没等对方回答，又说：

“小珍虽说不是人见不走，鸟见不飞，狗见不咬，驴见不踢的绝色美女，依我看呀，人家配得上你这位英俊标致的小伙子。你们二位在街上挽臂而行，还真会惹不少人红眼呢！”

马勇把姑娘的照片往表嫂手里送着说：“请嫂嫂过

泪。”

陈雪摆摆手，圆脸盘上流露出赞成的神色，轻轻地地点着头说：

“我去年就认识这位女民警了。我去采访过她的模范事迹，在晚报上发过写她的一篇报告文学。不过，我相中了还不是等于零吗？”

柳莺又接着说：

“你嫂写她的文章一发表，影响可大了！去找小珍取经的，给她介绍对象的，亲自登门求婚的，还真热闹了一阵子。勇弟，应该对你以实相告，小珍是我姨妈的二姑娘，我了解她，思想好，相貌好，脾性也好。我把你的情况都向她介绍了，人家愿意让我出面当红娘，只看你的了。”

小灵灵的脑袋和马勇的脑袋碰到一起了。她用很低的声音问：

“叔叔，你说话呀！你满意不满意？”

马勇轻轻地点头。小灵灵又蹦又跳地大喊大叫起来：

“叔叔满意了！叔叔满意了！”

他们三人望着灵灵笑出声来。

饭后，陈雪也不说有什么事儿，拉住柳莺就往卧室里去，还示意让马勇跟着。当他们走进卧室之后，陈雪上前打开大立柜，拿出一件式样奇特别致，色彩艳丽新鲜的春秋外套，“刷”地一声在女友面前抖开，诚恳地说：

“莺妹，你喜欢这件衣服吗？”

一向讲究穿戴的柳莺，一下子被这件不曾见过的服装吸引了。她不言不语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象是没个看够的时候。

陈雪看她特别感兴趣，才说：

“我左思右想，只有你才配得上穿这件衣服。说真的，象我这样的相貌和身材，就配不上，可你一穿上呀，那就更漂亮罗！勇弟，你说哩？”

马勇看看表嫂那的确胖了一点的身材，再看看她那端庄、文静、朴实、大方的脸相，也觉得她穿上这样风雅的服装，与整个形象很不协调。于是，他还是照实说：

“莺姐，嫂嫂说得很对。这样浓艳漂亮的服装，还是你穿着更显得潇洒雅气。”

陈雪见柳莺只是笑而不语，就帮助她穿好这件外套，亲热地说：“莺妹，真漂亮！来，转过身来，转过身来呀，叫我看后面……哎哟，真象给你定做的一样。”说着，又把柳莺拉到穿衣镜前，两个人往镜里瞧去。这时候，镜里映现出两个迥然不同的女性，柳莺那艳丽俊俏、妩媚动人的形象，更衬得陈雪朴实无华了。陈雪喜悦的目光停留在柳莺的脸上，说道：

“常言说，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。看看，我往你跟前一站，我成了老太婆，你却成了妙龄女郎啦！”

柳莺“哧哧”地笑着，和陈雪打闹着，说：“雪姐呀，你，你今天怎么疯啦？”

陈雪忽然认真起来，诚诚恳恳地说：

“莺妹，这件服装是我妈从香港寄来的。送给你，我心里最满意，请收下姐姐这份情意吧！”

柳莺把陈雪脖子拐得更紧了。她异常满意和感激地说：

“这服装的确是雅而不俗。谢谢雪姐！”

突然，响起“笃笃”的敲门声。陈雪急忙去开门，向来

人笑着说：“噢，赵大妈，快进来坐坐。”

“不坐啦。他陈姨，你的信。”赵大妈把信递给陈雪走了。

陈雪一看是妈妈从香港来的信，拆开信看着看着，脸上冒出了汗珠。她看完信，回到卧室里，心情沉重地说：

“莺妹，勇弟，我妈来信说，爸爸得了重病，让我火速赴港……”

柳莺十分关切地问：“得了什么病呀？”

“信上没说明。你们在这儿玩，我得马上去找姨妈商量这事。”

陈雪走后，柳莺抬起手腕看了看表，从衣袋里拿出几张电影票晃了晃，向马勇和灵灵说：

“咱们看电影去吧，东方影院，八点二十的，外国片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。听说这个电影很好，小珍还在电影院门口等着哪。”

说罢，他们三人也出门而去了。



二，血溅水仙花

时间过得真快呀，转眼之间到了三月初。这天上午十点多钟，五号院里只剩下几个操劳家务的老太太，显得很安静。这时候，赵大妈刚把不满周岁的外孙女的小坐车推出门，准备到女儿那里给孩子喂奶。猛然看见从楼上流下水来，滴滴嗒嗒地响着，落着，地面上已经湿了一大片。她急忙仰起脸朝楼上大声喊道：

“喂——谁家的水龙头没关呀！”

赵大妈一连喊了几声，楼上却没人答话，水还是一个劲地流着。她感到有点奇怪，便丢下孩子往楼上去了，从东边往西查看，见水是从陈雪的家门口流出来的，就朝屋里喊着：

“他陈姨，你家里往下流水啦！”

赵大妈这样喊叫了一阵，里边还是没有一点动静。她皱起眉头想了想，又上前“咚咚咚”地敲门，可里边仍然没有反应。这位五号院的居民组长更感到奇怪了，惊讶了，着急了，猛一用劲把门推开后，一个可怕的镜头出现在她眼前，她“妈呀”一声尖叫，屁股蹲在水面上起不来了……

这桩血案报到刑警大队之后，公安人员立即朝现场出发，吉普车和摩托车拉成一线，在大街上“哇哇”地响着，

“嘀嘀”地叫着，车辆纷纷让道，行人侧目惊注。他们很快就到了五号院，车辆停在小红楼下。年轻的刑警队长何天德先跳下车来，他大个子，高身梁，大沿帽下压着两道黑眉毛，一双大眼睛，看上去，象是一座铁塔似的。几位公安人员在他的指挥下，由马勇带路，迅速进入中心现场展开勘查。

死者陈雪在小会客室外水地上趴着，一头散发，满脸污血，大睁着凝固的眼睛，真是死不瞑目啊！她四肢曲着，十指抠在地面上，显然是在与凶犯搏斗中死去的。马勇看着看着，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。他回想着昨天晚上，他和恋人唐小珍去看望患病的柳莺，后来陈雪也去了，还给女友拿上一袋新疆葡萄干。临走时，她和小珍争着留下来侍候病人。最后达成轮流守候的协议。他回想着，表嫂总是那样关心和体贴别人。昨晚他送陈雪回家的路上，陈雪反复嘱咐他：

“你莺姐一个人生活，孤孤单单的。特别是有个病的时候，睁眼不见一个亲人，挺可怜的。很需要咱们去关心她，体贴她，安慰她。”马勇想到这里，心里说着：“表嫂啊，你心地是那样善良，对别人是那样诚恳实在。你昨天晚上还是好端端的，而现在，你，你竟然倒在血泊之中了！”马勇握紧了拳头，一股股怒火燃烧着他的五脏六腑。这时候，他见法医向何队长报告验尸的情况，赶忙上前去听。法医报告道：

“被害者的伤全集中在头部，重叠压痕二十余处，压痕不深，只有三处形成骨裂，全是用钝器打的，象是滚珠之类的东西。死者衣著整齐，阴道内没有精虫，无奸污迹象。根据对尸体检验的情况推断，罪行发生在今天上午八点到十点

之间。”

何队长听后，拧着黑眉毛，转动着大眼珠子思考了一阵，一句话也没有讲。他让马勇跟着，弯下那高大的身躯，量着墙壁上喷溅血痕的高度。从门外一直追量到小会客室，喷溅血痕都很低，最高度才一百二十公分。何队长探索的目光，停留在双人沙发前的茶几上，注视着那盆亭亭玉立的水仙花，雪白的花朵上也溅上了几滴血迹，红白相间分外显眼。马勇向何天德介绍道：

“我表嫂生前最喜爱这种花。”

何天德沉思不语。

马勇又介绍道：

“听表嫂说，这盆花是莺姐送给她的。”

何天德翻了马勇一眼，问道：

“你莺姐是什么人？她和你表嫂又是什么关系？”

马勇立刻感到自己没有把话说明白，连忙补充道：

“她名叫柳莺，是梅大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，是我表嫂的好朋友。”

何队长听后，没有再往下问。他那锐利的目光，又落到茶几上放着的两杯茶水上，马上让马勇喊来搞指纹的同志去检查鉴定，认定茶杯的指纹全属死者所留。何队长又弯下腰，勾着大脑袋，瞪着大眼睛，长久地瞧着皮沙发的坐面，不知在寻找着什么。他看了好大一会儿，又让马勇帮助把双人沙发翻过来，撕下一层旧布，仔细看起弹簧来。看了许久之后，才和小马一起把沙发又翻过去，投给小马一个喜悦的目光，问马勇：

“小马，这沙发上有两个挨着的压痕，你看见了吗？”